詩集傳

大雅　周頌
魯頌　商頌

卷十六
之二十

詩集傳卷第十六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位五十年其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政行於西南而不及於東北其後虞芮質成於周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書曰誕膺天命維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受命作周也然學者或言武王克商而稱王文王之世紂猶在上則王號

無所施之予以爲不然文王之治西南諸侯之大者也故猶可以事人及其行於四方則天子之事也雖欲復爲諸侯而不可得矣是以即其實而稱王紂雖未服而天下去之其所以爲王之實亦亡矣故文王之得此名也以其有此實也紂之失此名也以其無此實也空名雖存而衆不予其存無損於周之稱王而其亡不爲益矣是以文王之世置而不問至於武王紂日長惡不悛於是與諸侯觀政於商以爲紂將改歟則固將釋之釋之非復以周事之矣存之而已

若其不改則將伐之伐之非以成周之王也爲不忍民之久於塗炭而已不然豈文王獨能事紂而武王不能哉從世俗之說必將有一人受其非者此不可不辯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文王之在民上其德上昭于天蓋周之有國數百千歲矣至是始受命以有天下君子曰周之德豈不顯而帝命豈不是哉文王行事常若升降在帝左右者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勉也哉載也侯維也文王維不專利而布陳之以與人人思載之是以立於天下者未有非其子孫也文王之子孫適爲天子而庶爲諸侯其祚無不百世者是何故也凡周之士雖其不顯者猶莫不世而況其顯者乎士猶且獲世而況文王之子孫乎此所謂陳錫載周也厲王之世榮夷公以專利爲卿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人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此之謂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皇大也楨幹也士之不顯者猶且翼翼不忘敬也而況其顯者乎言士未有不可用者也是以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爲周之幹言無所不容也無所不容此文王之所以安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
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美也緝和也熙光也假大也麗數也不億
不徒億也天命文王使有商之子孫商之子孫
衆矣而維服于周言其德無所不懷雖商人亦
無有與之較者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
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京周京也冔
殷冠也夏曰收周曰冕藎進也殷人之來助祭
於周者尚皆服其冔其臣周也新矣然而文王
無不受者言其德廣大無所忌閒也故以告於
成王曰王之進臣可無念爾祖哉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聿述也配順也駿大也既告之使修文王之德
順天命以求多福則又告之以殷之未失衆也
其君皆能配天及其末世維違天以敗故曰宜
鑒于殷駿命不易言天命之難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過絶也義善也有又通虞度也知命之不易故告之使無自過絶於天而明善問度商之所以興廢以順天命蓋天之所欲載者非有聲音臭味可推而知也惟儀刑文王則萬邦信之萬邦信之則天載之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人君之德其見於下者甚明其發於上者甚著故天意之去就難信也此之所謂不可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適然以其不義故使其政令不浹於四方天之難信也如是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摯國任姓之中女自商之畿內而歸於王季行婦道於周京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任仲任也懷來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載成也天既集大命于周於文王之始成人也則爲作配於洽渭之間洽渭之間太姒父母國在焉馮翊洽陽是也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俔譬也文禮也昏禮既問名則卜之卜而吉則納幣以定之造舟爲梁浮梁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天既命文王于周京則以有莘之長女大姒適之以纘大任之業其德積厚遂生武王天復保佑而命之使燮和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矢陳也牧野商郊也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維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

矣無疑不克紂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駜馬白腹曰騵師尚父太公望也涼佐也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會於清明之朝而克紂蓋書所謂甲子昧爽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緜緜不絕貌也瓜瓞瓜近本之實也瓜之近本者常小於其故土居也沮漆豳之二水也齊詩土作杜漢扶風有杜陽杜水南入渭言國於杜與漆沮之間也古公亶父太王也復復於土上也穴鑿地也其狀皆如陶然周自不窋奔於戎狄後世國於漆沮之上子孫衰替如瓜之瓞歲以益小至於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而不獲
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
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
人之從者如歸市朝早也朝發於豳循水而至
岐下及其妃大姜皆來相宅言其妃亦賢人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
時築室于茲
膴膴美也堇菫也荼苦也契刻也卜者必刻龜
而灼之時是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
東周爰執事
慰安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
宜也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民之
來自豳者也爰於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
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宮室之所
取直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始建國者宗廟
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捄蘠也陾陾衆也度投也薨薨聲也登登用力也削屢重復削治也鼛大鼓也築墻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蘠投諸版中而築之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五版爲堵擊鼛鼓以止衆而不能止言勸事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寢門曰路門天子加之以庫雉冢土大社也戎大也醜衆也起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殄絶也愠怒也陨隊也問聘問也柞櫟也棫白桵也駾突也喙喘也古公之徙於岐周其心豈忘混夷之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故不敢失聘問之禮姑與之爲無憾而及其閑暇以脩其政令要吾所植柞棫拔而生枚行道兌而成蹊凡所以爲國者既已繕完則夫混夷將不

較而自服苟猶欲奔突我者則維以自困而已
不能害我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
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
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
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
都於豐豐在京兆長安而崇在鄠其地既廣其
所服從之國亦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其政
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其後虞芮之
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皆朝周而質焉入其
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
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
君愧焉乃以其所爭爲閒田而去虞在陝之平
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
讓也虞芮之訟既平其傍聞之相帥而歸周者
四十餘國東北既集文王於是受命稱王質正
也成獄成也蹶動也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
以動之使其禮義廉耻之心油然而生君子曰
文王之所以能至於此者何哉予以爲其臣無

所不具其臣無所不具者文王之盛德也率下
親上曰䟽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
奏武臣祈衝曰禦侮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芃芃盛貌也棫小木也樸枹生也槱積也小木
而枹生以爲無所用材之矣然猶可以爲薪而
積之而況其大者乎文王之官人小大無所遺
弃亦猶是也故其在朝也其左右翼然趣之言
官備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半圭曰璋諸臣所奉也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文
王之朝奉璋者皆士之俊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也烝衆也能浮而載物者舟也故舟
載而已不復事行也使衆人楫之而行淠然矣
能得人而官之者文王也故文王官人而已不
復爲也六師與之而其所至者遠矣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章耳文王老矣無所復爲矣然豈不能遠作人使爲我章哉遐遠也不親之謂遠鼓之舞之之謂作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亦琢也相質也文王用人而不爲徒脩其身以御之故外則追琢其章內則金玉其相以爲之綱紀而已綱所以張也紀所以理也綱之紀之而綱乃可取然綱紀不自取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受祖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栗屬也楛荆屬也濟濟衆多也山作雲雨以澤萬物而麓之草木亦被焉譬之如周之先祖其所以利人者廣故其子孫亦受其福以樂易求福其報未有不樂易者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鮮絜貌也玉瓚宗廟所用灌也黃流秬鬯也言其祭也維得樂易君子以奉之而神降之以

福祿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道在我而物無不咸得其性鳶以之飛於上魚以之躍於下而況於人乎或曰天之高也以爲不可及矣然鳶則至焉淵之深也以爲不可入矣然魚則躍焉夫鳶魚之能至此也必有道矣豈可以我之不能不信哉君子推其誠心以御萬物雖幽明上下無不能格小人不能知而或疑之何以異不信鳶魚之能飛躍哉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載於器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謂燥燎所以除草也木苟柞棫則民斯燎之矣君子樂易則神斯勞之矣皆不求而可以自

得之謂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莫莫盛貌也君子之託於民上如葛藟之施于條枚非以巧得之蓋民之所樂奉耳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媚愛也京室周室也能以禮齊其家者文王之母大任也能以德媚其國者周室之婦太姜也

大王始遷於周故大姜稱周室之婦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大姒又能繼其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母百男此文王所以能全其聖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尊也恫痛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言文王之治遠自其近者始而皆一道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顯揚也戎假皆大也烈業也瑕遠也文王之在宮也雝雝其和其在廟也肅肅其敬雖士之不揚陋於威儀者莫不臨省之士之無射短於技藝者莫不保任之言文王之用人不求備使士皆獲盡其力故其戎疾無有不殄而大業無有不瑕者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式用也內無所聞知而外不能以告人此士之不學者也然猶獲入而用之故士皆勉於進雜然競作於下成人者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亦不自厭弃也然後文王因其譽以取其後而用之是以下無弃人也古之人猶言昔之人也書曰昔之人無聞知謂老者也

思齊四章章六句

皇矣美周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

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之國也

耆老也廓大也帝觀四方求民之所歸定夏商

之政不獲天心天乃究度四方將擇其可者與

之然猶須假而養之至其老而不變憎其惡之

寖大乃眷然西顧見周德之可依而與居焉言

天非私周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

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

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也栵栭也檉河

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串習也夷平也大王之

徙於岐周也伐山刈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

遷焉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

者載路而不絕蓋天之祐之也久矣自立其賢

妃大姜以配之而其受命既固矣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兌易直也對配也人君國之配也大王居周而

天祐之至於草木無不省視之者既立之國又
與之以賢君故大伯以王季之兄而讓於王季
王季因其心而友之厚周之慶而光施於大伯
以至於子孫覆育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春秋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照臨
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凡王
季之行雖文王之聖從後視之而無所悔是以
其福能施於子孫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
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援猶偃蹇也帝謂文王無爲偃蹇不進已至
而不取亦無歆慕好先未至而欲得是二者皆
將失之何也退者將以要致之進者將以先取
之要之者不知事之已至而先之者不知事之
未及故莫若安以俟之也夫惟安以俟之故未

及而不求已至而不疑譬如相與背涉要必我
先登于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故文王之於密
也赫然征之而無留焉由此道也密密須也姞
姓之國在安定陰密阮共周之二邑也徂往也
按止也旅師也對荅也伐密所以荅天下之望
周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
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京大阜也矢陳也鮮善也將側也方嚮也密人
之兵依山而侵阮陟其岡而居焉文王之人見
者莫不怒之曰安得陳於我陵而飲於我泉哉
此皆我有也於是拒之入阮而止不及共矣此
所謂以按徂旅也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
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或曰漢扶風安陵
周之程邑也及其克崇則徙居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大聲以色外爲之而內無有也長夏以革爲之

於窮約而忘之於盛大也文王之德不以識識不以智知漠然無心而與天爲徒故無內外之異無窮達之變此天之所以歸之也於是命之克崇自是以有天下焉凡言帝謂文王以意推天也仇怨也鉤援鉤梯也臨衝臨車衝車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茀茀動搖也言言仡仡崩陁也訊問也馘獲也連連安安徐也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禡禡于所征之地致者致其社稷羣神也附者附其先祖爲之立後也肆縱也忽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文王克崇而都豐豐鎬之間民始附之於是作靈臺焉靈之言善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經度之也營表之也攻作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言不擾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濯濯娛游也翯翯高肥澤也牣充也文王之囿雖麋鹿魚鼈無不得其所者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栒上之板曰業業上之刻曰崇牙樅峻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之樂也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魚屬也逢逢和也矇瞍瞽也公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武迹也先王既沒而其迹在下不絕者維周然耳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京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作起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孚信也

三后之世王迹既兆其孚見矣及武王配天之

命而後成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侯維也服事也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其所法者其孝也故人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其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昭明也許所也繩約也武王昭其孝於來世使約其祖武而行故能久荷天祿而不替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四方皆來賀之不遠有佐之者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

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遹述也駿大也烝君也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人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
哉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
烝哉
匹偶也來勤也方十里曰成成閒有減廣深八
尺文王城豐大小適與成偶非以急成其欲乃
以述追其先君之勤孝而已自其克崇作豐而
王業成故以王后名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
哉
文王君臣相與洗濯脩絜其政故天下莫敢侮
此則豐之垣也四方諸侯相率而歸周無有不
順此則文王之翰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
哉
豐水入渭東注于河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
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皇大也
武王之於文王則王業益大矣故稱皇王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
哉
鎬京武王之所都在長安鎬水之上辟廱天子

之學也舉其大則自鎬京舉其小則自辟廱其外無不服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考稽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草也仕事也燕安也翼敬也水之於物無所事矣然猶以其澤生芑而況於武王未嘗不事哉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此詩言文王者先曰文王後曰王后其言武王者先曰皇王後曰武王蓋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故也文武則其正號矣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十六

詩集傳卷第十七

大雅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

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禋敬也弗祓也武迹也敏拇也介覺也震娠也夙肅也后稷之母姜氏之女曰嫄爲帝嚳元妃

稷之生也姜嫄禋祀郊禖以祓去無子之疾見大人迹焉而履其拇歆然感之若有覺其止之者於是有身肅戒不御而生后稷蓋此詩言后稷之生甚明無可疑者然毛氏獨不信曰履帝武者從高辛行也余竊非之以履帝武為從高辛行歟至於牛羊字之飛鳥覆之何哉要之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蜃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雖近世猶有然者然學者以其不可推而莫之信夫事之不可推者何獨此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物之變無窮而耳目之見有限以有限待無窮則其為說也勞而世不服古之聖人不然苟誠有之不以所見疑所不見故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見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使後世復有聖人無是固不可少之而有是亦不足怪此聖人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大也彌終也達羊子也后稷姜嫄之元子也

既終其月而生其生也如達之易赫然其異於人此豈上帝不安之哉然姜嫄乃反以其由禋祀之故焉然無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棄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覃長也訏大也岐岐嶷嶷峻茂也言后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及其始匍匐以就食也其形則已岐嶷矣及其稍壯遂知樹蓺五穀言出於其性也荏菽大豆也旆旆長也役行列也穟穟苗好也幪幪苗盛也唪唪多實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相助也茀荒也黃茂嘉穀也方極畝也苞茂也

種生不雜也褎長也發發管也秀華也穎垂穎
也栗不秕也后稷之爲稷官也稼穡常若有助
之者雖茀穢豐草之地皆能以生嘉穀故堯封
之於邰使即其母之家而居之邰姜嫄父母國
也在今武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
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
恒徧也任檐也肇始也后稷既封而獲嘉種曰
天實降此於是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
任以歸而始祭天焉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
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
興嗣歲

揄抒臼也蹂揉孰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
浮氣也既治其米以待祭祀於是謀祭之日思
祭之備及其將祭則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
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
燔烈其肉以爲尸羞然後犯軷而往郊所以興
來歲繼往歲也此所謂孟春祈穀于上帝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
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登薦大羹亶
信也時是也言非獨其芳臭信能至是也自后
稷始祭天而無罪悔以至于今是以天饗之也
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
者也然后稷堯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
得祭天此何禮也洚水之後民方阻飢后稷教
之播種於是民獲粒食天實佑之而錫之嘉種
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又曰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王疑之
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書
知其以周公故也將逆周公爲之出郊而天乃
雨反風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天之
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之意而使
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二公之世賢者多矣
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故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敦聚貌也行道也苞本也體幹也泥泥弱貌也
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將於是何
求哉然謂其方且欲生也故祭牛羊使勿踐之
而況於人乎故王者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尊事
黃耇凡以無逆其性而非有所望之也此所謂
忠厚也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相親也爾近也肆陳也少者肆筵而已老
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緝續也御侍御也斝亦爵也兄弟之老者既陳
之筵又設之以重席既授之几又有相代而侍
之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洗爵而醻賓則
賓受而奠之不舉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醓醢之多汁者也薦禮非菹則醓醢燔肉也
炙肝也臄函也脾函所以爲加也歌者比於琴
瑟徒擊鼓曰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畫弓也鍭矢也鈞參亭也均四隅均也賢

射中多也此將養老而以射擇其賓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句彀通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不

侮敬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謂成王也醹厚也大斗其長三尺祈告也

酒醴既備則以告於黃耇而養之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之也翼左右之

也祺吉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

子作此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

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臣之所以願其

君者反復而不厭此所謂太平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將行也昭明顯著於天下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和也俶始也昭明而能和高朗而能終終而
復始福無窮也尸以是無窮之福嘏於成王王
者以卿爲尸天子之卿有以諸侯爲之故曰公
尸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尸之所以嘏主人者以其籩豆靜嘉君臣相敎
以無違禮故也朋友王之友臣也攝撿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君子之事神其禮無不時者故神錫之以孝子
孝之施於人無窮故又能錫其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廣也能錫其類則室家之廣皆將化之則其
胤嗣無不賢者矣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
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僕屬也釐予也天之所以屬之者予之以女子
而有士君子之行者也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
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守成者守先王之成法而無所損益之謂也故此詩言祭畢而燕尸絜其酒食而將之以敬不失其故而已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鳧鷖之爲物也愿而遲其貌似焉鳧鷖皆水鳥也涇水名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爲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爲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來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潨水會也來宗來尊也崇重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

之自天申之

假嘉也春秋傳作嘉樂申重也言天之於成王反覆申重而不厭是以保右而命之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燕安也塈息也成王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故百辟卿士思所以媚之者曰維不解于位不解于位故民獲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

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犇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言公劉之在西戎也不康其居外則治其疆埸內則積其倉廩內外繕完則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而光其先祖於是用兵於四方以啓敵之行陣而豳國於是始立篤厚也戚斧也揚鉞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胥相也宣導也舟奉也公劉之相其田原也其民則已繁庶矣公劉又能順其所欲而後導之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公劉則與之陟巘而降原民滋愛之於是相與進其玉瑤容刀之佩以帶之愛之至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溥廣也京大陵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公劉之

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
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京師審其可處矣則
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
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
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
之

公劉依京以營邑宮室既成其士蹌蹌其大夫
濟濟皆會於朝公劉則命設几筵而饗之賓登
席依几乃造其羣牧搏豕而享之以爲飲酒之
殽殽用豕酌用匏新國殺禮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
荒

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
以日景參之以鳥岡以相其陰陽寒煖之宜水
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古者大國三
軍以其餘卒爲羨自周之遷而其民未集丁夫
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故曰其軍三單度其

原隰之田以徹法頒之一夫百畝則三單之民適皆給足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什一而稅曰徹山西曰夕陽允信也荒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宮室既成田野既治則營其邑居其營邑也事有其備物有其處至於厲鍛之微皆有所取之亂絶流也厲鍛石之可以治斤斧者也基邑之所在也言其始爲之基也則已順其理矣故其成而居之則益衆而益有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皇過二澗名也旅衆也其後所居之衆益密乃復即其澗之芮鞫而居之水之內曰芮其外曰鞫或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此詩言公劉之在豳其業甚微其功甚勤所以深戒成王使不忘敬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

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餚餾也饎酒食也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餚饎言物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於人未嘗有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也或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餚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罍所以盛酒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塈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風之爲物無所不入未有能禦之者維曲阿卷然當道則風自其南而去無自入之矣

小人之能得其君亦如風然雖欲多方以拒之
然其人也有道維得樂易之君子而與之游彼
見其容貌聞其聲音而自去矣子夏曰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矣
伴奐縱弛之意也彌終也似肖也酋就也人君
伴奐優游無所事者維得樂易君子以終成其
性則能肖先君而就其業矣性之於人莫不固
有之也然不得賢者則不能自成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
昄大也章著也人君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
維得君子以成其性而後山川神祇咸主之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
茀多也嘏福也人君受命既長百祿既康維得
君子以成其性而後能常享此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

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孝著於內德施於外以此引翼其君而爲四方則維豈弟君子爲能當之耳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卬卬高明也如圭如璋純絜也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亦維豈弟君子爲能當之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翽翽羽聲也藹藹衆多也鳳皇之飛而能集於其所止者衆羽之力也然而用羽者鳳也不得其用羽者則亦安能至哉王之吉士亦衆矣然必有君子以使之而後能媚天子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山東曰朝陽鳳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故鳳皇鳴于高岡將欲得而畜之則植梧桐於朝陽以待之使梧桐之盛至於菶菶萋萋也則

鳳皇鳴於其上雝雝喈喈矣維君子亦然其德有以絶於衆人而衆人待之則將不至故其所以載之者車必庶而多馬必閑而馳以此待之庶曰苟至焉成王之朝蓋有是人而王不知歟故召公爲此詩其所陳者不多也維告以遂用之而已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汔幾也中國京師也詭隨者不顧是非而妄從人也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上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逑聚也惛怓亂也爾勞勞舊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
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

愒息也泄去也厲惡也戎女也王雖小子自遇
然用事於天下甚大不可不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
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
大諫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王欲玉女欲使王
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凡伯周公之後爲王卿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板板反覆不定也癉病也管管無所不事也亶
誠也天之禍福反覆不定厲王一失其德而民
皆不安告之以話言則不信聽其自爲謀則不

遠自非聖人而欲無所不事不自實於其所誠能而止君子知其將敗而幸其謀之未遠故作此詩以大諫之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大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難難難也蹶震動也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也莫定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今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軒軒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君子欲諫王則又以告其寮之信於王者庶幾王信之而其言易入囂囂行不顧也服服行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謔戲侮也灌灌款誠也蹻蹻驕貌也熇熇熾盛也言天方將爲虐以敗王安得以爲戲而不

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懠怒也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則雖善人將相從尸其禍矣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殿屎亦作唸咿呻吟也葵揆也民方愁苦呻吟莫測其所欲方世之喪亂困竭又曾無以惠之者變之興也何日之有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聖人之導民如暗者之願明而爲之牖焉導其天也是以託之於天壎篪以言其和也圭璋以言其合也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導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其導之也甚易今厲王求之已甚民尚安肯從王哉方世之治也天下咸聽其上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之今天下

皆不順雖有刑辟尚何從立之哉故於次章教之使懷來其羣臣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大也大人衆所服也大師大衆也大邦大諸侯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五者皆王之屏蔽以德懷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蔽有甚於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而已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王往也旦明也天之明也人未有行而不從者奈何不畏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十七

詩集傳卷第十八

大雅

蕩之什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毛詩之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其所以名篇非其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廣大貌也天之廣大下民之所君也今民被厲王之禍咸謂天迅烈無恩而多淫辟之命

何者天之生民其命不可復信莫不有初而無
終者言生之於治而終之於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強禦曾是掊克曾是在
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稱文王所以咨
嗟商紂蓋傷周室將有此禍也強禦強梁捍禦
不可告教之人也掊克掊斂克深少恩之人也
朝廷之在位服事者皆是人也滔漫也力任也
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禦多懟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凡秉義以事女者女則以爲強禦多怨之人凡
民怨讟流傳之言有以告者女則以爲寇攘於
內至於小人詐僞無實唯以祝詛相要女則不
復窮極其情僞而遂受之何也作或作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忽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忽然氣健貌也無背無側前後左右無良臣也
陪陪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

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湎沉湎也止容止也人之沉湎非天使然也凡百不義皆將從是起故既愆爾止則無所不至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蝘也奰怒也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沸羹之亂君臣以是危於喪亡而人猶從之亂止於京師而鬼方皆被其禍言惡之遠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仆也沛拔也揭發也大木之拔非枝葉之患所能爲也其本實先自撥矣譬如商周之衰典刑未發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不義以自絕於天下莫可救也言商之鑒在夏則周之鑒在商明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即位年九十有五而作此
詩蓋追刺厲王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
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密也喤喤廉也戾罪也天下有道則賢者可
外占而知內譬如宮室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
至於亂世賢者不容則毀其威儀佯愚以辟禍
故曰庶人之愚亦其職耳譬如疾病雖欲免而
不得哲人之愚非其質然也畏罪故耳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競強也訓馴也覺直也訏大也辰時也爲國者
得人則強失人則弱循道者民之所順而背理
者民之所叛也故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直德
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
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
所以爲國者略備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
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今厲王作起迷亂之人而任之以政又顚覆其

德荒湛于酒不念先王之典刑而尚何以爲國
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
埽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
用逷蠻方
天不胥厲王之行君子憂之恐其如一泉之流
相陷以就亡竭故教之使修其政事以自救戒
備也戎兵也作起也逷遠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
質成也溪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
内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
起夫怨不在大言語之不慎威儀之不敬與人
失和而禍之所從起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
捫持也逝發也君子告王使無輕從人之言無
曰苟如是而已雖無有持吾舌者然而言不可

以妄發何者言行之出未有不反報之者也苟能惠其朋友以至於庶民則民思戴其子孫編繩而不絶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吾視王所與友者皆求所以和柔王顔而已莫敢正言犯王者左右無正人焉吾以是知其有咎不遠矣苟以爲不信曷不視其在爾室者尚且不愧于屋漏況其遠者乎人之不愧于屋漏也曰莫予見者耳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知之矧可得而厭之哉言人雖莫見而神鑒之也西北隅曰屋漏格至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辟法也虹潰也人君苟修其德而慎其容止無僭僞殘賊之行則民鮮不以爲法矣譬如投之以桃而報之以李不可誣也今王無其實而欲求民之法之則亦譬如童牛而求有角之用人

誰信汝哉徒自潰亂而已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緡被也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爲弓不柔者雖被之不從也故維温恭之人然後可以入德告之以話言則順之被愚者反謂我欺之耳人心之不同如此君子所以憂憤而無如之何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王不知善惡而告之者亦至矣苟以爲尚少而未知歟則亦既抱子非少矣靡盈不足也人之才性有所未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之矣豈有蚤知而晚成之者哉言王之不能有成由不知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夢夢昏亂也諄諄款誠也藐藐不入也君子之
諫王王非以爲教之也以爲虐之耳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爲無大悔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
大棘
舊久也止辭也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
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
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
無告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爲王卿士字良夫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
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菀茂也旬徧也劉殘也殄絶也倉悲也兄滋也
填久也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爰其采之也一
朝而盡無黄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
盛也如柔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
行暴虐以敗其成業則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
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絶於

心悲之益久而不已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夾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夷平也泯滅也黎衆也具俱也燼灰燼也國步國之動也頻數也畜大物者惡數動之故以國步斯頻爲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將養也疑定也競彊也動而無所資天不吾養矣而王尚不求所止定欲行而安往哉故曰王則實然其秉心無強是以不能有所定者夫惟強而能立然後可與止亂而起廢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章行役者之怨也僤厚也痻病也多矣我之遇病也急矣我之捍禦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毖慎也王豈不爲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

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
以叙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
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
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遡鄉也僾唈也肅進也荓使也君子視厲王之
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息雖有欲進之心
皆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
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
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
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
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立王王之所恃以立者也痒病也恫痛也贅屬
也荒空也言天下無有不罹其禍而至於空匱
者也旅衆也言羣臣無肯并力以念天禍者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
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順也民人所瞻言無所隱伏也既持其心又

博謀於衆而考之於其輔相此所以無不順也
今則不然自稱俾臧自謂賢也自有肺腸自用
其心也此民之所以不順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
言進退維谷
甡甡衆也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
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
聖人明於成敗所視而言者百里無遠而不察
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則反狂以喜雖然彼未必
不知也乃以畏王而不敢言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
亂寧爲荼毒
迪進也厲王之於賢者未嘗求而進之至於殘
忍之人則顧念重復而不能已上之所好下之
所趨也故民貪於昏亂安爲荼毒之行以求
合王意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

隧道也大風之起必有所從來者有空大谷則風之所從起也厲王之不善民之所從惡也征行也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皆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聽言道聽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悖逆也由王不用善反使天下皆為逆德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君子既責其君則又責其僚友曰我豈不知爾所為哉爾自謂莫吾禁者譬如飛鳥誰能執之然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憂其獲也覆庇而告之奈何反以言赫我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不可測知職汝信用反覆之人也上之害民如恐不勝故民日以邪僻由上用力而競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
戾定也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
女苟信以爲是不可則又曷爲反背詈我哉爾
雖曰是非我所爲既作爾歌矣不可欺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仍叔周大夫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
雲漢水之精也昭明也回轉也宣王遭旱而懼
夜仰河漢以觀雨之候而不得曰今之人何罪
而罹此禍靡神不舉而莫吾聽也禮國有凶荒
則索鬼神而祭之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
我躬
蘊結也隆盛也蟲蟲熱也殄絕也郊天地也宮
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宣王憂

旱百神無所不尊然后稷不能救上帝不復饗
窮而無告故曰與其秏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
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
推遷也言王欲以身當之而不能也兢兢恐也
業業危也恐懼之甚如雷霆下於其上也天將
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
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
沮止也旱既不止氏咸曰我無所庇死不遠矣
然曾莫有瞻顧之者羣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
官之長曰正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
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
我遯
旱甚則山川草木皆盡如滌去也魃旱神也憚

畏也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
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
無以我故苦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
神宜無悔怒
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弃位以
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
畏不敢也瘨病也方社祭社及四方也虞度也
悔恨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
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
何里
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故歷告
之曰鞫矣疚矣然而尚相戒以無所不賙無以
不能而止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
欲以身逃之而不敢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
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里居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
止無弃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

其寧

昭明也假至也宣王卬以候雨而見星焉故告其羣臣曰明矣至矣爾之無私贏矣然民之死亡不遠無有不賙以弃爾之成功且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於是又卬而愬天曰曷不惠而寧之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尹吉甫周之卿士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山大而高曰崧駿大也唐虞之間姜氏實爲四嶽掌嶽之祀嶽神享之下祐其子孫於周殷許申甫皆其後也在穆王之世其賢者曰甫侯宣王之世曰申伯實能屏翰周室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土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纘繼也謝周之南土也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召伯召公虎也登成也

王命召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城也徹定其稅也傅御傅王治事之臣也私
人家臣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俶作也藐藐深貌也蹻蹻壯貌也濯濯光明貌
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
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圭瓚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賜以爲寶近
辭也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王在岐周故餞之於郿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
召伯之營謝也則已峙其餱粮使廬市有止宿
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
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

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揉順也肆極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人生而耳目心志莫不固有此所謂有物也人莫不有是物是物莫不有知故耳則能聽目則能視心則能慮物用其能則知可否此所謂有則也故民能秉常則莫不好德維其失常乃有不善天之監周也其明實至於下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詩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力勉也若順也賦布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戎女也發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也儀匹也愛惜也袞職王職也上有過失下莫敢言而獨能補之此以見其能舉德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此詩言仲山甫其始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與漢胡廣趙戒何異其終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鰥寡不畏強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
而陷於佞汲朱剛而近於狂如仲山甫內剛外
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爲王者之佐當天下之
事矣烏乎非斯人吾誰與歸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
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禹貢所謂治梁及岐
者在今同之韓城甸治也禹之治水也九州之
鎮山無所不甸雖梁山亦禹之所甸也韓武之
穆也將言韓侯故先叙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
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戎女
也不庭不來庭也辟君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
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脩長也張大也介圭韓所貢也諸侯秋見天子
曰覲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眉上曰鍚刻

金飾之曰鏤錫鞹革也鞃式中也淺虎皮也幭
覆式也鞗革轡首也以金爲小鐶而纏搤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
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
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屠地名也顯父周之卿士也王寵韓侯故使顯
父餞之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
也侯氏諸侯之與餞者也胥辭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晉霍邑是也在汾水
之上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
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
諸娣諸媵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
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
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蹶父以王事行於四方爲其子相善處而嫁之

莫如韓之樂者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
虎而淺毛慶善也蹶父以此善韓而使韓姞居
焉譽樂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宁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
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溥大也燕樂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
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
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
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墉城也壑
池也籍稅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
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浮浮水盛貌也滔滔順流貌也淮夷夷之在淮
上者也鋪病也宣王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
命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以伐淮夷行者皆莫敢
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病言用命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

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武貌也淮夷旣平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

王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極中也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

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宣布也肇開也敏疾也公事也南方旣平王命召公來歸於周以徧治四方而布行其政曰昔文武受命維召康公實爲之翰女實肖召公之德開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賜也秬鬯黑黍酒也卣尊也九命則賜圭瓚秬鬯以祭文人其先祖之有文德者也旣錫之禮命又廣其封邑使受命於岐周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焉岐周有先王之廟且召康公所

從受封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荅也考成也矢施也王命召公用召祖命故虎之荅王亦爲召康公所以對成王命之辭自天子萬壽以下召康公之遺意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武不可常也宣王之征徐方王猶允塞而徐方既來兵不勞而民不病則可常也然六月歌尹吉甫采芑歌方叔而在小雅崧高歌申伯烝民歌仲山甫韓奕歌韓侯江漢歌召虎常武歌皇父而在大雅槩言之則七詩若無以異精言之則在小雅者皆征伐政事而已在大雅者皆君臣同德有不知其所以然而致者此其所以異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大師其大祖南仲則文王之所使伐玁狁者

也蓋稱其壯功以襄大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尹吉甫也蓋以卿士兼内史故使之策命程伯休父程伯休父於是始爲司馬故於兵之出也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使其三有事之臣復就其業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紹急也繹徧也騷動也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師行至於淮上則遂布其師旅敦集其陳以待之既戰則多執醜虜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略者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不測不可測知也不克不可克勝也濯大也淮上諸侯既已服從於是始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道也王將大征徐國兵未及之徒以王道充塞而徐人來服矣來庭來王庭也回違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填久也瘵病也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蟊賊刑罰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寺人也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鞫窮也忮害也忒變也婦人以其忮忒窮人始妄譖之而終不然亦不自謂不中也曰是何用爲慝哉商賈之利雖三倍君子豈有知之者哉婦人而弃其蠶織以與公事譬如君子而知商賈衆之所共怪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平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介大也平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平不慎其威儀君子知其不可復輔於是有逃亡以避禍者天既禍之人又去之求國之不殄瘁不可得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
也幾近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泉之冽也其源深矣幽王之敗其所從來者亦
久矣非今日而然也故君子懼而相戒曰天之
藐然遠而難信也無有不自戒敕以求鞏固者
庶幾上不忝父祖下不危子孫尔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
別小旻而已毛氏之叙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臣蓋亦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
卒荒
篤厚也瘨病也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垂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
我邦
訌潰也昏椓刑餘奄人也潰潰亂也靖安也天

降罔以執有罪使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內故昏
椓羣不恭之人爲邪僻之行安然而夷滅其國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
孔貶
皐皐多告訴也訿訿多讒謗也小人皐皐訿訿
曾無有知其瑕疵者君子居於其間兢兢業業
日夜危懼久而不安猶不能保其位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
止
潰遂也苴枯草也人之生於此時者憂患多故
其生不樂如旱歲之草不得遂茂如木上之棲
苴君子以是相其國知其潰叛不久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
不自替職兄斯引
言先王之世天下富樂其人固不若是窮矣至
於今世人民疲病亦未有若此之甚者蓋指言
幽王大壞之時也疏麤也粺精也兄益也引長
也君子與小人精麤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
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哉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頻厓也溥徧也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内之不出今外則諸侯不親内則國人不附其害徧至矣然小人猶自任以益大此亂維曰不裁我躬則無所不爲曾不顧其害民以及其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文王之世周公治内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闢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耳蓋虞芮質成於周其旁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然則日闢百里之言不爲過矣楚椒舉有言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之闢國以禮蹙國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鄰求拓土之功者率以

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烏乎殆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集傳卷第十八

詩集傳卷第十九

清廟之什　周頌

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夫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爲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考之以其時則不倫求之以其事則不類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乎清廟之什禮之大者也臣工之什禮之次者也閔予小子之什禮之小者也然時有參差不

齊者意者亦以其聲相從也然不可得而推矣

清廟祀文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乎美哉其祀文王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實來顯相其禮文王沒矣其神在天其主在廟然士之來助者猶不忘秉持其德以對其在天而奔走其在廟者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豈其不顯不承哉信矣其無厭於人也肅然清淨曰清廟對配也越辭也駿長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大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已文王亦既沒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我後人我後人收之以成大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長順文王之心惟爾子孫世益厚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將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舞象象象箾也武而謂之勺者酌之序曰告成大武蓋因此詩而名之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緝和也熙光也周公之治周也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是以其國無不脩之政政無不脩清也清則其爲之也暇而事之也至是以無不和洽而光明者君子推其所由致之曰由文王之法文王之造周也實始肇祭天地先爲之極焉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於文王矣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古之儒者皆言武王崩成王幼不能踐阼周公

攝天子位以爲政七年而後反余考於詩書無之古者君薨世子即位諒闇而聽於冢宰三年蓋免喪而復成王之終喪也以幼不能聽政而聽於周公七年而復故書稱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以黜商有大政令未嘗不稱王命也然則成王既已即位矣成王既已即位而周公攝則是二王者也蓋武王崩成王無所復父不得稱子則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或曰即政亦即位也然則未終喪而爲詩以作樂可乎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成王朝享於廟諸侯來助者以祖考之命錫之

祉福其曰烈文辟公呼而告之也諸侯能奉順
王室則子孫安矣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專欲則
王尊之矣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
勤於擇人則四方順之矣敏於爲德則百辟憲
之矣凡此五者先王之所以不忘諸侯而教之
也烈光也辟公皆君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祀時祀也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高山岐山也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
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
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圜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詩稱昊天是以知非祈穀之郊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
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安也夙夜積德以爲受命之基蓋未嘗求之亦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密也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密之也者欲及其特也文武之所以答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此傳所謂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記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以祖宗爲明堂之配而王氏以祖

宗爲不毀之廟予竊以鄭氏爲不然何者四代之所禘皆其祖之所自出廟之所不及者也其所祖者廟之所自始者也其所郊者先世之有功者也其所宗者近世之有功者也有虞氏繼堯堯嚳非其姓也故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黃帝顓頊之所自出而顓頊舜之祖此其不可易者也堯嚳則舜之所繼而有功者也故舜之將攝也受終于文祖堯之祖也禹之將攝也受命于神宗舜之宗也將以天下予人必告其所從受天下舜之所從受天下者堯也則舜之以堯爲宗也明矣夏商之所禘祖猶舜也而其所郊宗則其世之有功者也至周亦然其所以爲異者后稷祖也文武皆王業之所自成也故雖以后稷爲太祖而其禘於廟也先公之主禘於稷廟先王之主禘於文武之廟雖其所以禘太祖也雖爲文王之詩故文王亦祖矣文王爲祖故后稷外於郊此其所以異於夏商而已故祖宗之號非所以施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

將奉也其獻也其饗上帝於明堂也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故自託於文王庶幾可以致之曰我今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苟天不遺文王而嘏之其亦既右饗我哉天之難致也如是是以夙夜畏天之威而保文王之法庶幾可得而致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王者以時巡行邦國曰天其尚子我哉則曰天實右序我有周矣不然四方之諸侯豈其薄震動之而無不震慴以歸周者我是以能巡守於方嶽柴告天地望祡山川徧于羣神信矣我周王維君矣然我有周豈以是求多於諸侯哉蓋亦次叙其朝之羣臣斂其甲兵而收藏之求有德之人而布之於諸夏以藩屏周室如是而已

然後信能保有天下此所謂明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彊也武王持其彊心爲而不捨故天下莫能與之競遂成其王業而安之爲天之所君夫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順習也反復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周頌有祭天之詩三焉其一曰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此所謂禘嚳祀昊天於圜丘而以嚳配之者也其二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也其三曰思文后稷配天此所謂郊稷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其祖配之者也此三者其說皆出於鄭氏古之
論郊祀者莫密於鄭氏然世或以其怪而不信
予以爲鄭氏近之而不善言之故爲之辨曰天
一而已然而天有五行五行之神而尊之曰五
帝不可謂無六天也古之帝王以五行之德迭
王天下故以火德者曰炎帝以土德者曰黃帝
古之帝王以五德相授而有天下其來尚矣至
於周而爲木故以其行王天下則又特祀其神
此亦理之當然也然鄭氏之說則怪矣曰昊天
者耀魄寶蒼帝者靈威仰赤帝者赤熛怒黃帝
者含樞紐白帝者白招矩黑帝者叶光紀帝王
之以其德王天下者皆其所感而生也此尚何
以使學者信之然鄭氏之所謂感生者禮之所
謂祖之所自出也然則記者亦過矣史稱秦襄
公居西方自以爲主少皞之神故作西時以祀
白帝其後宣公作密時以祀青帝靈公作吳陽
上畤以祀黃帝下畤以祀炎帝漢高帝曰吾聞
天有五帝而不足一何也於是復作北畤以祀
黑帝其說皆與鄭氏合故鄭氏之說古矣而所
以言之非也若夫王氏之學有昊天而無五行

故曰禮之所謂禘嚳者大祭於廟而以嚳爲祖也所謂郊稷者祀昊天而以稷配也所謂祀文王於明堂者亦以配昊天也予竊非之何者周人推其受命之祖曰文王始封之祖曰后稷故周人之廟至稷而止又推而上之曰后稷生於姜原則又立姜原之廟曰先妣姜原帝嚳之妃而特立廟則嚳無廟矣無廟則無主無主則無以禘無廟則無所禘將禘於后稷之廟是以父而下禘於子之廟非禮也且夫肅之所謂其祖之自出者嚳也以嚳爲祖之所自出可也未有禘祖之父而以祖配之者也王者之祭天地維外之故爲之配以主之禘祖之父而爲之配是外祖之父也由是言之嚳不得與宗廟之禘而祖之所自出者非嚳則所謂禘嚳者誠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堯遭洚水之患黎民阻飢后稷播百穀以食之然使民復粒食也方是時也天降嘉種以遺之使徧養於四方無曰此吾疆也彼爾界也布之於諸夏使常種之而後已立粒通極中也能粒

烝民者后稷之功也能建皇極者后稷之德也
使稷有粒民之功而無皇極之德物我遠近存
於心則安能陳常于時夏若此其廣乎惟其功
德相濟是以謂之文也不然服田力穡之人而能
使其子孫代有天下八百年不絕乎自后稷以來
世之有功於民者爲不少矣而未見有其德者
是以終不能有天下雖或有天下亦未見若是
其久者也得非其舊曰來牟麥也

思文一章八句

臣工之什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
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
厥明明昭上帝迄用豐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
觀銍艾
釐賜也茹度也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錯之于參保介之御閒田一歲曰新三
歲曰畬庤具也錢銚也鎛鎒也銍穫也諸侯朝
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羣臣
百工曰戒尔公事王既賜爾成法有所不知則

來咨度以定之既又戒其車右曰今既莫春矣
其亦視爾田事問其如何而勸督之昔后稷播
殖百穀天實降之嘉種大受其明以至于今常
有豐歲尔其亦使衆人具其田器以勸田事其
亦大有刈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所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是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
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歎也天之所以成我王業者既昭至矣我
今率是典田之農夫令民無不咸播百穀曰其
大發爾私盡三十里而後已既令之民之服其
耕者萬人皆出於野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
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
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
相愛也周官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
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方三
十二里有半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耜廣五寸二

耜爲耦萬夫故萬耦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二王後祀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振羣飛貌也雝澤也二王之後於周爲客戾至也言客之至於廟者其容貌之修絜如鷺之集於澤也在彼在國也在此在周也在國無惡之者在周無厭之者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愛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亦自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稌稻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也畀予也皆徧也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以爲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始作樂謂周公始成大武也祖謂大祖文王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樹月崇牙上飾也應小鞞也田當作朄應鞞之屬也皆在縣鼓之上縣鼓大鼓也周人始縣鞉鞉鼓也柷椌也圉楬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篴遂併而吹之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季冬魚絜而美春鮪新來故獻於宗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鯰也鯉鮎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太祖也

禘宗廟之大祭所謂禘祫者也太祖文王也或

言周人以諱事神而此詩有克昌厥後則太祖非文王也然周之所謂諱者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後世之禮而非周之故疑之過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大哉我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享其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此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亦有以右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而載見言諸侯始
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
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
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
嘏
載始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鶬金飾貌也諸侯
始來見王求法度以好其車服從之以祭武王
之廟思介之以眉壽而大其多祜而王之所以
待辟公者則亦以多福綏之使和合於神之所
嘏言君臣相與之厚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
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
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殷尚白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萋萋且且敬慎
貌也敦琢選擇之也旅其卿大夫也一宿曰宿
再宿曰信縶其馬皆愛之不欲其去也追送也
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淫大也夷易也

能威人則能福人矣愛之至故欲其能威福人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文王既開其迹武王嗣而受之勝殷而止其殺人其成功也老矣武迹也遏止也劉殺也耆老也

武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天人之際無有不達今我夙夜敬止則亦不忘此而已蓋周之先君能陟降在帝左右者惟文王也庭直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訪謀也落始也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猶恐判渙不合也今將紹文王以其直心交際上下常若陟降近在其家者美哉此皇考之所以保明其身者將何以致此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敬之羣臣所以荅訪落也故戒之曰天命之於人顯矣不可易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非獨人君陟降在帝左右天亦常陟降以察其士而況

於王乎王之不可不敬者如此王曰我未能明
所謂敬者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成講之以學
使心之光明者和洽而見於外又屬任輔拂使
導我以德行可以荅天顯者然後敬可得也佛
輔也仔肩任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嗣王求助也

毖慎也慎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
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荓使也桃蟲鷦鷯也古語曰鷦鷯生鵰始小而
終大蓼取其辛苦也成王始信二叔以疑周公
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是以毖後患羣臣勿
使予者矣予猶蜂耳苟使予予將螫女昔也始
信以為是桃蟲耳無能為也及其翻然而飛則
大鳥也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
奈何舍我而弗助哉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禮王為民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王社

在藉田中藉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有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載始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澤澤解散也耘除根株也隰新發之田也畛舊田有術路者也主家之長也伯其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所謂彊予也能左右之曰以所謂閒民轉徙執事者也嗿嗜食聲也依愛也略利也函含也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驛驛苗生貌也達出土也厭然茂甚也傑先長者也緜緜詳密也麃耘也濟濟人衆貌也飶椒皆香也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且此也振自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
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
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
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嗣以續續古之人
畟畟嚴利也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
饟具也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也荼陸草也蓼
水草也挃挃穫聲也栗栗精也百室一族之人
也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犉牡社稷之牲
也以嗣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
不替其先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

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也天子諸侯曰
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
繹商曰肜毛氏之序稱高子之言曰靈星之尸
也絲衣本宗廟之詩其稱靈星既已失之然又
有以知毛氏雜取衆說以解經非皆子夏之言
凡類此耳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

鼐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爵弁士助祭服也紑鮮絜貌也俅俅恭也堂門堂也基門塾之基也鼐大鼎也鼐小鼎也吳譁也禮繹於廟門之外其禮薄於正祭故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降適於基告濯具遂視牲自羊而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然後祭祭終旅酬而置罰爵無有讙譁敖慢者於是神畀之以胡考之福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鑠盛也遵循也熙光也介助也蹻蹻武貌也載始也公事也文王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文王於是遂寵受之蹻然起而王之夫文王既造其始矣故其後有嗣之者武王之興也實維文王之事信爲之師夫方其不可而晦見其可而王之此所以爲酌也而毛詩之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則是詩之所不

言也

酌一章八句

舊說酌九句其實八句耳

桓講武類禡也

王者將出征則講武而類上帝禡于所征之地綏萬邦婁豐年天命眡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閒之

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婁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皇君也閒代也

桓一章九句

賚大封於廟也

賚予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敷布也時是也繹陳也思辭也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是以布陳之以與人維以行求天下之定而已非

求利也此周之所以命諸侯者於乎其陳之嘆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般般遊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隋狹長也喬高也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裒總也對荅也於乎美哉王之巡行天下也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下無不總荅其功者此周之命也

般一章七句

詩集傳卷第十九

詩集傳卷第二十

駉　魯頌

魯少昊之墟而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之子伯禽十九世至僖公魯人尊之其没也其大夫季孫行父請於周而史克爲之頌然魯以諸侯而作頌世或非之余以爲不然詩有天子之風有諸侯之風有天子之頌有諸侯之頌二者無在而不可凡爲是詩者則爲是名矣古之王者治其室家而後及於其國故以家爲本以國爲末家者風之所自出而國者雅

之所自成也其爲本也必約而精其爲末也必大而粗約而精者其微也大而粗者其著也微則易失著則難喪是以文武之詩始於二南而繼之以二雅先其本也方其盛也其風加於天下橫被而獨見則有二南而無諸侯之風其後王德既衰衰始於室家二南之風先絶而不繼國異政家殊俗則周人之風不能及遠而獨爲黍離諸侯之風分裂而爲十一故風之爲詩無所不在也當是時也王者之風雖亡然其所以爲國猶在也故雖幽厲之世而雅不絶至於平王東遷而喪其所以爲國則雅於是遂廢故詩惟雅爲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爲詩本於其德而已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頌也故頌之爲詩無所不在也是二者無所不在故其用之於樂也亦然記曰天子之射也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諸侯相見歌文王大明緜大饗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客出以雍徹以振羽饗鄰國之使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天子諸侯未有不以風雅頌爲樂之節者也然古之說詩者則不然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於神明謂之頌然則風之作本於諸侯而雅頌之作本於天子及其考之於詩而不然於是從而爲之說曰二南之爲風文王之末王也黍離之爲風大師之自黜也魯之爲頌諸侯之僭也及其考之於樂而不然於是又從而爲之說曰天子之樂之歌風下就也諸侯之樂之歌雅上取也既爲一說而不合又爲一說以救之要將以尊天子而黜諸侯是以學者疑之今將折之莫若反而求其所以爲風爲頌之實曰風言其俗風之實也頌頌其德頌之實也豈有天子而無俗諸侯而無德者哉蓋古之王者慎其德而無失其政使天下之諸侯不善者廢善者不能獨見其化一出於天子未嘗禁其爲詩而其詩亦無由而作也及至王德已衰諸侯國自爲政善惡雜然交見於下雖欲禁其爲詩其勢亦不可得止矣故未嘗爲之制徒一其政於天下則天子之詩獨見於世諸侯之詩

熄矣

駉頌僖公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駉駉腹幹肥張也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農利於近而遠不害馬故養馬於坰不以馬害農也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有力有容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故此詩四章以次言之僖公推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為不可徧舉故舉其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非至誠而能若是乎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倉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倉祺曰騏伾伾有力也才材力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驔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善走也斁厭也作舊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祛祛強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何謂也人生而有心心緣物則思故事成於思而心喪於思無思其正也有思其邪也有心未有無思者也思而不留於物則思而不失其正正存而邪不起故易曰閑邪存其誠此思無邪之謂也然昔之爲此詩者則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駉四章章八句

有駜頌僖公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駜馬肥強貌也人之於馬也將用其力則致其養以肥強之馬之肥強非有所自用亦以爲人用而已僖公盡其養以養臣臣盡其力以報君

亦猶是也故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青驪曰駒有歲豐年也穀祿也臣安其君故願其富且有後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也

此詩言既作泮宮遣將出兵以克淮夷閟宮言公子奚斯作新廟今考於春秋其事皆不載世有以是疑二詩之妄者予嘗辨之泮宮魯之學也閟宮魯之廟也自魯先君而有之矣僖公因其舊而脩之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少也自僖公至於孔子八世事之小者容有失之其大者未有不錄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

或曰以君臣而爲此辭可也而孔子録之可乎
曰維可之是以録之録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
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
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
不仁何其流血之漂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
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
以惡爲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
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天子之學曰辟雝諸侯曰泮宮辟雝水圜如璧
泮宮半之也僖公作泮宮而其民樂之曰吾思
樂泮水之上雖無所得聊采其芹而足矣況於
往而見魯侯哉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
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僖公之至於泮宮也則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
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
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茆鳧葵也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
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夫苟無
其人雖有其道不能從也苟無其道雖有其衆
不能服也是以願僖公之難老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烈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烈祖伯禽也僖公信文且武其明至於伯禽故
魯人化之無有不孝者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古之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
訊馘告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
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古狄逖通訩訟也言其羣臣無忿狺之心故於
其征淮夷而逖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
皇其大未嘗有讙譁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
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
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觩弓健貌也搜矢疾聲也東矢百矢也僖公兵
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
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
也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
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鴞惡聲鳥也食泮林之黮而猶以好音歸之況
於人安有不化服者哉憬覺悟也琛寶也賂遺
也南金荆揚之金也荆揚之貨其至於齊魯也
自淮而上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閟宮頌僖公也

毛詩之序曰駉頌僖公也有駜頌僖公君臣之
有道也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閟宮頌僖公
能復周公之宇也夫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頌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而
遂以爲頌其能復周公之宇是以和三詩之序
皆後世之所增而駉之序則孔氏之舊也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
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魯以周公故得立姜嫄之廟僖公修而新之閟
神也侐清淨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
黍有稻有秬奄有下上纘禹之緒
先種先熟曰稙後種後熟曰穉洪水既平后稷
乃始播種百穀故曰纘禹之緒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
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
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
届極也敦并之也咸兼也能兼舉先祖之功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
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附庸
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
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
是宜降福既多
莊公之子僖公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
故命魯公以夏正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
牡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皇祖伯禽也楅偪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風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羣公不毛犧尊尊之以牛飾者也毛炰胾豚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慶尸嘏主人也其下皆嘏辭也三壽三卿也此二章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大國之賦千乘兵車之制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魯自襄公始作三軍僖公之世二軍而已二軍而曰三萬成數也司馬法兵車千乘爲七萬五千人而曰公徒三萬

者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
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貝冑
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膺當也烝
徲也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徲言其強也
此二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
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壽胥
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之用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
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
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
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泰山齊魯之望也詹至也龜蒙鳧繹魯之四山
也故春秋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禹貢徐州蒙
羽其乂嶧陽孤桐魯之疆則止於此四山其餘
則其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常許魯
之故地而未復者也春秋鄭伯以璧假許田常
或作嘗齊有孟嘗豈爲齊所侵歟此三章言僖
公懷柔遠方至於淮海蠻貊之國莫不服從而

頌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
有其所服從之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
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
是若
徂來新甫皆山也八尺曰尋舄大貌也新廟姜
嫄廟也洛舊曰新奚斯公子子魚也曼脩廣也
僖公上爲神之所福內爲國人之所安外爲鄰
國之所懷於是脩舊起廢治其宮室寢廟以
順萬民之望

閟宮十三章五章章九句四章章八句
一章十二句一章十一句二章章十句
此詩百二十句舊分八章非也當以此
爲正

那　　商頌

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成湯受命
其後既衰則三宗迭興及紂爲武王所滅封其
庶兄微子啓於宋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
泗濱西及豫州孟猪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
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其大夫正考父得商頌

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亡其七篇然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爲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太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邾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若夫吳楚之國雖大而用夷且僭周室則雖其無詩蓋亦學者之所不道也

那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猗美也那多也置植也夏疋鼓商植鼓周懸鼓鞉鼓皆所以節樂也衎樂也假至也磬玉磬也庸大鍾也客二王後也將奉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取其所植鞉鼓而奏之以作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樂奏而湯孫至曰以是安我所思成之人記曰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凡此皆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廷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以爲凡此皆湯德之致也故曰自古在昔先民成湯造商而遺之子孫我今賴之溫恭朝夕執事於此而已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大戊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紀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中宗之所故中宗猶以其餘福復興我今既載清酒於尊以畀我所思成之人又重之以和羹於時百官總至於廟肅然無言靡有爭者故其賚老黃耇無疆之人咸安於其位修絜其車服以來助祭既至而獻其國之所有凡於我受命者溥且大矣於是天降之豐歲以供其粢盛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考來格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賚我思成猶言烝畀祖妣古語質也鬷總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祀當作祫古者君喪三年而祫明年春禘自此

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祫祭之禮毀廟
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詩除高宗
之喪而始祫之詩也故歷言商之先君至高宗
而止又以大禘之詩次之而後繼以時祀高宗
之詩高宗武丁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
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
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玄鳥乙也古猶言昔也糦黍稷也景大也員均
也契母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見玄鳥
墮其卵而吞之因孕生契堯封之於商十四世
而至於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
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
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以武德王天下
無所不勝是以諸侯建龍旂乘車奉黍稷以來
助祭夫天子所居畿內千里自是以疆域四方
四方諸侯賴之以安故其至者祁祁其多其大
而均如衆水之赴河咸曰殷受天命天下莫不

宜之者宜其能何天祿也此助祭者所以若是其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

大禘宗廟之禘也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伊尹蓋與祭於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濬深也哲明也京師方之內也諸夏方之外也幅廣也隕均也商之受命深遠而明其祥之見也久矣唐虞之際禹疏積水以疆理諸夏之國有娀於是始大上帝則已立其女簡狄之子以造商室矣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桓武也撥治也契之爲人武而能治授之以國政無不能達所謂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者也率循也履蹈也契之所循蹈未嘗出中然其於事能洞視其情而遽發以應之相土契之孫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
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湯之所以自降下者甚敏
而不遲故其德日以益升明假于天然而其心
未嘗汲汲於有天下凡以敬天命而已於是天
命之使用事於九圍九圍九州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
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球玉也小球鎮圭長尺二寸大球斑長三尺天
子之所服也湯既受命執圭搢斑以臨朝會非
以寵其身也所以挈有下國如旌旗之綴旒焉
絿急也遒聚也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
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共珙通合珙之玉也駿大也厖厚也龍寵也戁
竦懼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
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曷遏通苞本也蘖餘也本則夏桀蘖

則韋顧昆吾也韋豕韋彭姓也顧及昆吾已姓
也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
不能自達於天下故天下截然歸商於是遂伐
韋顧既克之則以伐昆吾夏桀焉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大子降予卿士實維阿
衡實左右商王
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震動之憂歟信矣天
之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王而後商室以
興阿衡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
所湯孫之緒
撻疾意也罙深也裒聚也自盤庚没而殷道衰
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岨
以致其衆戮有罪以齊一之使皆即用高宗之
次緒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
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耳昔成
湯之世雖氐羌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
也況於汝荆楚則曷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
穡匪解
荆楚既服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
以歲事來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
解庶可以免咎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
國封建厥福
天監視商爲下民之所嚴而不僭不濫不敢怠
遑故使之制命于下國封建其所當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
寧以保我後生
諸侯歸之上帝予之故能以商邑爲四方之中
赫赫濯濯光明也後生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
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天下既治然後伐其松栢而新其宮室既成而
無所不安德之至也景山大山也丸丸易直也

遷徙也虔禖也挺長貌也旅楹衆楹也司馬遷
言宋襄公脩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
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
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荆楚
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說爲信
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
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
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既
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
之頌周有武王豈復以命湯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
章五句

詩集傳卷第二十

庚子淳熙七年四月十九日曾孫朝奉
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
田事　詡　重校證刋于本州公使庫